

## 我有话说

爱，是少年心头永恒的叩问，是成长路上最深的修行。我们曾在陪伴与关怀里模仿爱的模样，于迷茫中追寻爱的真谛又独自心底空茫。文学经典引领我们窥见爱的万千姿态：史铁生笔下，母亲追随轮椅车辙的无声脚步，诠释了亲情里最隐忍的守候；屈原汨罗江畔九死不悔的坚守，书写了对理想至死不渝的赤诚；杜甫茅屋中忧怀天下的呐喊，展现了悲悯苍生的博大胸怀。从贴身的温情，到内心的执念，再到济世的担当，爱如层层阶梯，步步向上，让生命愈发厚重宽广。鲁迅先生曾说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”，这句话道尽爱的至高境界。愿我们将热烈的生命情感，倾注于对他人、对理想、对世间的热爱，在奔赴与付出中，读懂最真挚、最壮阔的爱。

我常常在想：爱，究竟是什么？是父母深夜为我留的那盏灯吗？是朋友在我失落时递来的那张纸巾吗？是老师在作业本上写下的一句“加油”吗？我不知道。可是有人告诉我，这些就是爱。于是我学着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身边的人——陪伴、理解、关怀。果然，他们都说是个好孩子，说我懂得付出，说我温暖。可是，为什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的心还是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落？

## 我们这样去爱

朱家角中学 高三(8)班 周敏惠

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语文课上读到了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。那个在地坛废墟中摇着轮椅的青年，让我忽然明白了一些事情。史铁生在双腿瘫痪后，曾无数次独自摇着轮椅进入地坛。那座荒芜但并不衰败的古园，成了他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。他在书中写道：“我常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：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，而历经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。”可是，他直到母亲去世后才知道，每一次他摇着轮椅出门，母亲都会悄悄跟在后面，看着他消失在园子的深处，再一个人默默地走回去。她在园中寻找儿子的身影，寻找那些被轮椅碾过的车辙，那些车辙后面，都是母亲的脚印。

原来，爱不只是被理解，更是愿意去理解；爱不只是被陪伴，更是无声的守候。母亲从不说“我爱你”，却用最深沉的方式爱着那个“不想活”的儿子。而我呢？我是否也曾忽略了身边那些沉默的注视、无声的牵挂？那些被我视为理所当然的陪伴，那些被我习以为常的关怀，其实都是爱的模样——

只是我从前看不见。可是，爱，仅仅止于理解与陪伴吗？后来我又读到了屈原的《离骚》。那个在汨罗江边徘徊的诗人，用一生诠释了另一种爱。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他所爱的，是一个理想中的楚国，一份政治清明的执念。即便被流放，即便不被理解，即便举世皆浊唯他独清，他依然选择坚守。这种爱，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脉脉，而是一个人对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忠诚。它是一种奔赴，一种燃烧，一种愿意用生命去捍卫的执拗。

我突然明白，原来爱也可以是一生奔赴一事的痴狂。就像那些为科学献身的学者，为艺术燃烧的创作者，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坚守的普通人——他们爱的是理想，是热爱本身。这份爱，不需要被所有人理解，却能支撑一个人走完漫长的一生。可是，当一个人拥有了理想，并为之燃烧时，爱的边界就止于此吗？直到我读到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

歌》。那个在成都草堂中困顿不堪的老人，自己的茅屋被秋风吹破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却写下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那一刻我被深深震撼了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爱？它不是对某个人的眷恋，不是对某件事的执着，而是对苍生的悲悯，对时代的担当。当一个人不再只爱自己、只爱亲人、只爱理想，而是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，看见那些素不相识却同样需要温暖的人，他就抵达了爱的最高境界。

鲁迅先生在《这也是生活》中写道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与我有关。”这份爱，让个体的生命有了厚度，让有限的人生有了永恒的回响。

回到最初的困惑：爱究竟是什么？我想，我现在有了一些答案。爱是一层又一层的阶梯——从理解与陪伴，到奔赴与坚守，再到悲悯与担当。每一步向上，都在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宽广、更深厚。

至于那首诗里写的——“我想要热烈一点，比疼再疼一点，最好能消耗我的生命的情感”——我想，我找到了。不是消耗在虚无的单向奔赴里，而是燃烧在理解、奔赴与担当的旅程中。用这有限的生命，去热烈地爱这个值得爱的世界。

我不再迷茫了。因为我终于明白：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，却依然可以去爱着别人——而这，本身就是爱的开始。

(指导教师：李欣然)

## 心灵絮语

## 花开有期

上师大附属青浦实验中学  
八(1)班 赵宇湘

老巷口的修书摊，是照亮我整个少年时代的月光。

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，我第一次留意到那个修书摊。我手中攥着本被雨水泡得发皱的《小王子》，那是好友临行前留下的。我站在摊前，指尖把书脊捏出更深的褶子。明明打着伞，此刻却手足无措得像只淋了雨的雀儿。

摊主是位姓陈的老先生，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鼻梁上架副断了腿又用铜丝缠好的老花镜，铜绿顺着镜腿爬，是岁月留下的一道装饰。他接过书，指尖粗糙，动作却异常轻柔，仿佛捧着件稀世珍宝。“别急，”他声音混着巷口的雨雾，温润如玉，“纸寿千年，人也一样，慢一点，才能把日子过成诗。”他一边仔细地修着书，一边语重心长地教导着我。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挑开粘连的书页，米浆在指尖晕成浅白，补好的纸边要用镇纸压上整整一天，直到书页重新平展如镜。

那之后，我成了修书摊的常客，不去修书，只是同他聊天。与他交谈间总能使心境豁然开朗。有次我盯着他手上的动作，忍不住问：“陈爷爷，修书的步骤那么复杂繁琐，您从来不嫌烦吗？”他放下镊子，目光引着我望向窗棂上那盆茉莉——细碎的花苞藏在绿叶里，含苞欲放。“你看这花，从孕蕾到绽放，要等整整一个夏天。绽放从不嫌晚，只有努力才能厚积薄发。”

那时，我正陷在写作的泥沼里。同学们的作文一篇篇被当作范文朗读，字句像盛夏时繁盛的花朵，而我笔下的文字总像没喝够水的苗，青涩而幼稚。我急于求成，写下一篇又一篇，却始终没有满意的。我开始怀疑自己根本不是写作的料，稿纸上的墨迹被眼泪晕开时，连放弃的念头都带着怯懦。

陈老先生像揣着面镜子，总能照见我内心的褶皱。他手上的动作不停继续讲述着：“我年轻时也和你一样。”阳光透过他的老花镜，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“年轻气盛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总想着一夜成名，后来才懂，好文章从来不是只靠笔写出来的，是用心熬出来的。就像修书，得耐住性子，守得住寂寞，才能让纸页重获新生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学着他的样子把日子放慢。不再追着华丽的辞藻跑，而是放慢脚步观察着生活中每一处不曾留意的风景。看老巷口的晨雾如何漫过青石板，看阳光落在熟睡的小猫上，如何把雪白的毛发晒得灿烂，看家门口的风铃如何随着微风轻轻摇曳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些细碎的暖，被我一点点写进作文里，不再管能不能当范文，只是想把自己的心，诚实地铺在纸上。

又是个梅雨季，我看着获奖的作文，嘴角慢慢扬起，像花苞舒展开来。陈老先生戴上老花镜，一字一句读着，最终指尖在纸页上顿了顿，感叹着：“花开有期啊！”目光再次落到那盆茉莉上，绽放的白瓣沾着细碎的水珠，香得清透。

慢，不是停滞，是在扎根。等，不是放弃，是在沉淀。成长从不是赛跑，那些看似慢慢吞吞的时光，那些在角落里默默攒着的力气，都是在为绽放扎根。而我们，也终会在自己的花期里，带着所有的坚持与等待绽放。

(指导教师：黄迪旭)

## 快乐的玫瑰花

佳禾小学 三(2)班 李光溯

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，小河边绽开了一朵美丽的玫瑰花，它有着绚烂的红色花瓣和甜美的香气，常常与蜜蜂和蝴蝶嬉戏，每天过着自由自在、快快乐乐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它正在小河边随风起舞，突然看到了一只小蚂蚁，它面色苍白，显得非常疲惫。玫瑰花焦急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小蚂蚁？”小蚂蚁虚弱地喘着气：“我……好渴呀！”“我送你一片花瓣吧，你喝了花瓣里的水，身体就不渴了。”“谢谢你。”小蚂蚁喝了玫瑰花里的水，顿时身体有了力量。

又过了一些日子，玫瑰花看到一只饥饿的小甲虫，它浑身无力，想要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玫瑰花看到它这么可怜，便说：“我送你一片花瓣吧，咬一口下去，你的身体就恢复了。”“太感谢你了。”说着，小甲虫拿走了花瓣，咬了一口，它马上不饿了。

秋天到了，玫瑰花披着“外衣”，还瑟瑟发抖，这时，爬来了一只毛毛虫，只听它：“阿嚏，阿嚏”地打着喷嚏。玫瑰花看到毛毛虫感冒了，连忙给它一片花瓣当床，直到毛毛虫睁开眼睛，玫瑰花才放心。毛毛虫看见是玫瑰花救了自己，感动极了！

玫瑰花经常用自己的花瓣温暖别人，冬天到了，它只有一支光秃秃的枝干，在风里摇曳着。周围的小草不解地问：“你曾是美丽的花，如今变成这样，你后悔吗？”玫瑰花微笑着说：“不后悔，帮助了别人更让我快乐！”

相信第二年的玫瑰花会长出新的枝叶，开出更美的花。

(指导教师：陆辰)

## 绍兴来的坛

实验中学 八(12)班 刘承悦

我家墙角常放着一口坛，坛口封着泥，用塑料布裹紧，再扎上麻绳。那是从绍兴寄来的坛。

我生在上海，长在上海。绍兴对我来说只是父亲口中的老家。但爷爷每年都会寄一坛酒来。晚饭时，爸爸会从坛里倒出半杯，喝上半个小时。我小时候好奇，凑过去看。爸爸就用筷子伸进杯子里，蘸一下，递到我嘴边：“尝尝。”我伸出舌头一舔。又苦又辣，整张脸都皱起来满脸痛苦地想着为什么爸爸会喜欢喝这种东西。他在旁边笑：“绍兴人哪能不会喝黄酒？长大就懂了。”

有一回我忍不住问爸爸：“爷爷为什么非要寄？上海超市里不也有黄酒吗？”爸爸摇摇头：“不一样。”“哪儿不一样？不都是黄酒吗？”他没直接回答，只是端起杯子抿了一口，说：“超市里的是‘料酒’。你爷爷寄的是黄酒。”我不太懂，但也没再问。

有一次，家里来客人，爸爸让我去超市买一瓶黄酒回来烧菜。我站在货架前，看见那些小瓶子，一瓶一瓶排得整整齐齐，贴着统一的标签，上面写着“绍兴黄酒”。我顺手拿了一瓶。

回家之后，我把那瓶酒递给妈妈。那天晚上，爸爸照例从墙角那坛里倒出一杯。我站在旁边，忽然想对比一下。我把超市里买的黄酒打开，拿筷子蘸了蘸，有点甜，有点淡，没什么味道。而那坛子里的还是那个味道，又苦又辣，过了一会，那股味道还在嘴里。我忽然有点明白了：超市里那瓶，谁都可以买。墙角这坛，是爷爷寄来的。

我之前一直觉得，那坛酒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是爷爷寄给爸爸的，是爸爸每天晚饭喝的。我只是那个偶尔被筷子蘸一下、尝个热闹的人。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这坛酒从绍兴到上海，寄了那么多年。它放在我家墙角，爸爸每天喝一点，我每年用筷子蘸一下，我好好像这个味道很久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。

爷爷每年冬天寄一坛酒到上海。寄了很多年。他从不说我，也从不说不假关心的话，但他用这坛酒告诉我：你的老家在绍兴，那里有人每年都在惦记着你。

超市里那瓶，是产品。墙角这坛，是爷爷的牵挂。

它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，不是旅游手册上的介绍。它就是一口坛，但不只是一口坛。它是在上海长大的我，用筷子蘸着尝到的那一点点又苦又辣，但咽下去之后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暖。

前几天，爸爸又从墙角倒酒喝。他看了看坛底，忽然说：“这坛快喝完了，你爷爷该寄新酒来了。”

我看着那口坛，褐色的，坛口的黄泥还在，那张褪色的红纸还在。

我想，等下次爷爷寄来新酒，爸爸再用筷子蘸给我尝的时候，我要好好尝一尝。然后我要给爷爷打个电话，告诉他：爷爷，那酒我尝过了，和超市里那些，不一样。

(指导教师：汪洋)

静物 白菜  
青教院附中 九(5)班 韩李轩

四季·江南 实验小学三(2)班 董曹昱

## 一座神奇的桥

白鹤中学 七(7)班 肖翰林

## 红色印记

当我翻开《林海雪原》，突然发现这本书竟像一座神奇的桥，把爷爷的样板戏、爸爸的童年故事和我的阅读体验连在了一起。

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！”爷爷总爱哼着这段戏词，说这是他年轻时挤在村口幕布前看《智取威虎山》时听到的。当我读到杨子荣说，“野鸡冈头钻，哪能上天王山”时，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——这不就是爷爷模仿座山雕说话的腔调吗！书中写杨子荣用炭火烫伤手掌假装土匪，爷爷以前总说：“那时候电影里这场景，全村人都捏把

汗！”现在我终于明白，爷爷哼了半辈子的戏词，原来都藏在这些惊险的对话里。

爸爸说小时候最怕书中滑雪追击那段，“刘勋苍带着战士们像离弦的箭，我边读边学用板凳当雪板”。这次读到刘叔叔滑雪技术比冬奥会运动员还快时，爸爸居然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儿时拍的滑雪战士简笔画，泛黄的纸页上歪歪扭扭的线条，让我笑得直拍大腿。

最让我心跳加速的是“百鸡宴”那章，座山雕让土匪们大碗喝酒时，我仿佛听见爸爸说：“看！杨子荣要摔杯为号啦！”果然下一页就写到他摔碎酒碗，和小分队里应外合剿灭土匪。现在我饭桌上摆的碗，都被我用

来模仿“摔杯”动作，连妈妈都说我比划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的爸爸。

合上书时，夕阳把爷爷的老照片、爸爸的旧书签和我的荧光笔照在同一张书桌上。

阅读《林海雪原》时，仿佛看到了革命先辈与土匪斗智斗勇，看到杨子荣孤身进入威虎山的气魄，爷爷那代人在戏台前挺直了脊梁，爸爸用泛黄的书页记住英雄模样，而我正通过文字触摸那段滚烫的历史，难怪爸爸说“好书就像一座神奇的桥，桥的另一端是一个崭新的世界，体会不同的人文地理”，这本书里住着的勇气、智慧和爱国心，正从爷爷的戏词、爸爸的笔记里，悄悄落进我的脑海里。

(指导教师：沈琴)

## 外婆的时光，我的光

徐泾中学 七(1)班 漆妙

风掀起时光的裙角，吹起了琐碎的流年，岁月的车轮无情转动，碾碎的是过往，留下的是希望，一切皆有回甘。

小时候，我最爱蜷缩在外婆的怀抱里，听她哼唱那首古老的童谣。夏日的午后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外婆坐在老藤椅上，手中摇着蒲扇，为我驱赶蚊虫。她的声音轻柔而温暖，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拂过我的心田。窗外的蝉鸣此起彼伏，与外婆的歌声交织在一起，编织成一曲悠扬的摇篮曲，伴我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踏入了小学的学校。每当放学铃声响起，我总能在校园门口的人群中看到外婆熟悉的身影。她穿着那件洗

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，里面装着为我精心准备的饭菜。回到家后，外婆总会为我端上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。我轻轻吹散面条上的热气，夹起一筷子放入口中，面条的滑嫩与鸡蛋的鲜美交织在一起，暖意瞬间从舌尖蔓延至全身，驱散了冬日的寒冷。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，而屋内却温暖如春，外婆的笑容如同冬日里的阳光，照亮了我的心房。

岁月如梭，转眼间我已离家求学，离开了外婆的怀抱。那些与外婆共度的日子，在忙碌的学习和生活中渐渐淡出了脑海。然而，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对外婆的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放假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外

婆身边。我们并肩坐在院子里，月光洒在身上，微风拂过，带来阵阵花香。外婆兴奋地聊起我的童年趣事，往昔的美好时光在交谈中重新变得鲜活。

路边的树枝不再是我的武器，过往的草垛再也藏不住我，村口的老奶奶也相继离去，再也没有人摸着我的脸，问我是谁家的孩子。但孤独是成长的常态，而外婆的爱则是温暖灵魂的篝火，编织出成长路上最耀眼的星辰。

俯身去吻，她眉上岁月的纹，黄昏未至，便已掌灯。浑浊风眼盼，陌上迟归人。岁月凉薄，既催人老，又欺人少，外婆，陪我长大，可好？

(指导教师：张健)